



梵文史事雜說

呂沛銘

各種語文佛教藏經中，以中文、梵文、巴利文及西藏文最為廣博；其中以梵文為最早，始於佛涅槃後不久第一次結集。此後原始佛教經典，均用梵文寫成。其他語文藏經，大部份譯自梵文。本文乃將梵文史事數則，畧述於下。

中國人對梵文之初期認識

梵文為印度古代文字。現存最古梵文著述，為三千年前編集之「吠陀經」。梵文何時傳入中國已無可考。隋代費長房「歷代三寶記」卷一引朱士行「經錄」云：「秦王政（即秦始皇）四年，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，始齋佛經來華。」似為梵典入華之始，惟近代史學家多疑此項記載不可靠。漢書地理志記由南海至印度之路程云：「自日南障塞，徐聞合浦（在今廣東）船行……至黃支國，……黃支國之南有已不程國，漢之譯使自此還矣。」據學者考證，黃支國乃今印度東岸 Madras 市西南之 Kancipura ①，「譯使」乃担任翻譯之差使，其人固通曉中印兩種語文。然則當時流行印度之梵文，已為西漢譯使所認識，此說尚待考。

後漢明帝時，天竺僧人攝摩騰與竺法蘭來洛陽譯經，是為梵文佛典傳至中國之可靠紀錄，南齊僧佑「出三藏記集」及梁代慧皎「高僧傳」均記其事。而國人對梵文之最早記述，則見於「出三藏記集」卷一「梵漢譯經音義同異」，謂梵文「書右行……一音不得成語，必餘言句足，然後義成，譯人傳意，豈不艱哉。又梵書製字，有半字滿字，所以名「半字」者，義未具足，故字體

半偏，猶漢文「月」字虧其傍也；所以名「滿字」者，理既究竟，故字體圓滿，猶漢文「日」字盈其形也。故半字惡義，以譬煩惱；滿字善義，以譬常住。又半字為體，如漢文「言」字；滿字為體，如漢文「諸」字，以「者」配「言」，方成「諸」字。「諸」字兩合，即滿（字）之例也，「言」字單立，即半（字）之類也。半字雖單，為字根本，緣有半字，得成滿字。「此即拼音文字特色，所謂「一音不得成語」，即單一字母不能成爲一字，必須由多個字母組合成有意義之「滿」字。所稱「書右行」，即由左至右橫寫。玄奘「大唐西域記」卷二亦畧述梵文云：「其文字梵天所製，原始垂則，四十七言，寓物合成，隨事轉用。」所稱「梵天」，乃印度古宗教天神，亦稱「婆羅門」(Brahman)，「梵」即「婆羅門」首音之音譯。

梵文為古代中國僧人必修科

由於原始佛典均用梵文著成，故梵文是古代中國僧人必修科目，蓋若讀譯文，對意思之領悟終不如讀原文之透徹。法顯「佛國記」云：「……西行所經諸國，類皆如是，唯國國胡語不同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。」隋代之彥琮，更主張凡佛徒皆應通曉梵文，彼云：「彼（印度）之梵法，大聖規模……研若有功，解便無滯，匹於此域，固不為難，難尚須求，況其易也。或以內執人我，外慚諮問，枉令秘術，曠隔神州。……直餐梵響，何待譯言，本尚虧圓，譯豈純實……纔去俗衣，尋教梵字……則應

五天正語，充布閭浮，三轉妙音，普流震旦，人人共解，省翻譯之勞，代代咸明，除疑憫之失。」（續高僧傳本傳）惟梵文文法極爲複雜煩瑣，甚不易學。美國梵文學者 W. D. Whitney 將梵文文法規條逐一列舉，得一千三百餘條之多^②，其複雜程度可見。故欲所有佛徒通曉梵文，實無可能。然古代僧人由於切志求法，皆不嫌梵文之難學而致力研習。學梵文者，有在國內訪師，如唐之玄照，「以貞觀中，於大興善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，於是杖錫西邁。」（義淨「大唐求法高僧傳」卷上）有往外國研習者，如晉之寶雲，「志欲……廣尋經要，以晉隆安之初……在外域徧學梵書。」（高僧傳卷三本傳）法顯在印度「巴連弗邑（國名），於摩訶衍僧伽藍……住此三年，學梵書梵語。」（佛國記）

北宋初，由於西域佛教漸趨衰微，西行求法僧人及來華弘法之天竺僧不及以前之多。宋太宗鑒於此，乃從僧人建議，設立童子梵文班，藉以培養梵文人材，事見「大中祥符法寶錄」卷三，畧云：「太平興國八年（公元九八三）十月，譯成經五卷，詔以其經入藏頒行。天息災（僧人名，後改名法賢）因奏曰：『臣等竊見教法東流，歷朝翻譯，宣傳佛語，首在梵僧。其如天竺中華，方域懸阻，或遇梵僧有闕，則慮翻譯復停。臣等欲乞下兩街僧司選諸寺院童子五十人，就譯經院先令攻習梵字，後令精窮梵義，所貴成就梵學，繼續翻宣。』」上可之，乃詔殿頭高品王文壽於左右街僧司，集京城出家童子五百人以選之，得惟淨等五十人。是月，左街僧錄神曜引惟淨等於崇政殿，上令各誦所習經文，仍諭以勵力勤習，用副精選，即日並送譯經院受學。八月，詔以譯經院爲傳法院。」可見宋太宗與天息災均因譯經人材缺乏而感憂慮。宋太祖更遣僧人三百往印度求法。范成大「吳船錄」卷一云：「繼業姓王氏，耀州人……乾德二年（九六四）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葉多書，業預遣中，至開寶九年（九七六）始歸。」可惜自南宋以來，精通梵文之譯經師已寥寥無幾。

國人對梵文佛典之重視

古代往印度求法僧人，歸國時無不携同大量梵文佛典。其見

於「高僧傳」者，有法護「遊歷諸國，……遂大齋梵經，還歸中夏。」（卷一）道泰「徧歷諸國，得毘婆沙梵本十餘萬偈。」（卷三）見於「續高僧傳」者，有真諦得梵經「二百四十夾，若依陳紙翻之，則列二萬餘卷。」（卷一）寶暹等十人「採經西域……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。」（卷二）此等例不勝枚舉。而玄奘帶回梵典六百五十七部，紀錄尤爲空前。其次爲義淨，携歸約四百多部，可譯成千卷。（宋高僧傳卷一）又「北齊天保中，鄴京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，勅送天平寺翻譯。」（續高僧傳卷二）那連提耶舍傳「疑亦爲僧人自西域携回。此外，東來中國西域藉僧人，亦莫不帶來大量梵經，如扶南沙門曼陀羅「大齋梵本，遠來貢獻。」（續高僧傳僧伽婆羅傳）天竺僧阿地瞿多「齋梵夾來屆長安。」（宋高僧傳卷二）一九五三年在四川省成都出土一座唐代古墓，且發現「陀羅尼經」梵文印刷本，其旁有漢文「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」，是爲現存中國境內發現最早之梵文印刷物。

西域之佛典，除梵文者外，尙有爲他種語文本。此等非梵文佛典常稱爲「胡本經」，大多譯自梵本。惟國人一向重視梵本而輕胡本，以前者屬原始文獻，故漢文佛典，大多據梵本譯出，唐德宗時，北印度沙門般若來華，與波斯僧景淨據胡本翻譯「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」七卷，德宗察其所譯，斥爲「理昧詞疎」（見「貞元續開元釋教錄」卷上），乃命據該經梵文原本重譯。日本佛學者羽溪了諦論此事云：「據法顯及玄奘所述，當時西域地方之僧侶，皆做法天竺，不特了解其語言，且能寫作其文字，故知彼等實來中國之經典，大抵皆爲梵語所書者。且又漢人自與印度直接交通以來，尊信梵語經典之風盛行，對於胡語經典，頗不加重視，故漢譯經典中，由梵語以外之語言而重譯者，其數當極少。是以在隋以前，雖多少有之，但自隋以後，此種胡語經典，皆受排斥。因此般若景淨共譯之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七卷，當時嘗受德宗皇帝之非難，斥其理昧詞疎，而更命另據梵本再行翻譯……又當宋太宗時，有自西域而來貢獻『大乘祝藏經』之法天其人者，嘗受詔鑑定此經。法天奏曰：『此經是于闐書體，非是梵

文，況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象，前後六十五處，文義不正。』帝於是召見法天勅諭之曰：『使邪僞得行，非所以崇佛教也，宜梵棄此本，以絕後惑。』（見補續高僧傳卷一）可知唐宋時代，對於梵語以外之西域文字所書之胡語經典，其信用如何之薄，而於梵語經典爲如何崇厚也。」③事實上，重梵輕胡在隋時已有之，隋之彥琮在「辨正論」云：「舊喚彼方，總名胡國。安（即釋安道）雖遠識，未變常語，胡本雜戎之胤，梵爲眞聖之苗。」現存漢文藏經，大部份均譯自梵文，可斷言也。

梵文之起源

梵文在語言分類上，屬「印歐語」系（Indo-European Language），其發源地在歐洲。距今四千多年前，歐洲有一支稱爲「阿利安」（Aryan）民族向亞洲西南遷徙，遠及印度。現今伊朗、阿富汗、阿美尼亞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北部及孟加拉等地區民族，均爲阿利安族後裔，其語言與歐洲大部份都同出一源，故有「印歐語系」之稱。梵文爲印歐語系一較大支派，流行於古代印度北部。當時附近西域國家語言，不少採用梵文語詞，其見於「大唐西域記」者，有「阿耆尼國」……文字取則印度，微有增損。「屈支國」……文字取則印度，粗有改變。「均見卷一」。「鉢露羅國」……文字大同印度。「卷三」「佉沙國」……文字取則印度，雖有刪訛。「卷十二」「瞿薩旦那國」……文字憲章事遵印度，微改體勢。「同上」又宋高僧傳卷三彥琮論：「天竺經律傳到龜茲，龜茲不解天竺語，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，因而譯之，若易解者，猶存梵語。」唐貞觀間，吐番王松贊干布，命學者依據梵文字母創製藏文字母。可見梵文對印度附近國家文化影響之大。

在十六世紀以前，歐洲人並不知道梵文是一種古代歐洲語言。一五八五年，意大利人菲力普薩昔迪（Filippo Sassetti）在印度研究歷史時，發覺當地古代經典所用的語言，非常接近歐洲語言。在文法結構、詞彙組織及發音上之相近處，不可能說是出於

偶然。菲力普稱此種語言爲 Sanscrita，意即「神聖語言」，蓋印度人視梵文爲梵天（古印度天神）所製。雅語 Sanskrit 一詞乃出自此字。一七六八年，英國學者威廉鍾斯（William Jones）將梵文更爲詳細研究，斷定屬於古代歐洲語言體系，並且知道印度大部份民族之祖先來自歐洲。一八一六年，德國語言學家法蘭士卜普（Franz Bopp）著有一部梵文文法與詞彙解釋，並分析梵文與拉丁文及古希臘文之相似處，是爲西方人第一部研究梵文著作，歐洲大學之設立梵文科目，亦始於此年。

梵文、巴利文及西藏文同爲佛學院所應開設之外文科目。可惜熟練此等語文之人材並不多，不少佛學院或大學佛學系因師資缺乏而無法開辦此等科目。造就更多此類語言人材，是佛教當前要務之一。

附註

- ① 見參考書（三），六〇至六一頁。
 - ② 見參考書（七）「內明」八六期九頁。
 - ③ 見參考書（四），一五五至一五六頁。
- 參考書：

- （一）梁啟超：佛學研究十八篇 中華書局。
- （二）曹仕邦：譯經史事雜考，載「法相學會集刊」第二輯 香港佛教法相學會。
- （三）馮承鈞譯、法國 G. Ferrard 原著：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中華書局（一九五七年上海，重印一九二七年版）
- （四）賀昌群譯，日本羽溪了諦著：西域之佛教 商務印書館（一九五六年上海，重印一九三三年版）。
- （五）玄奘：大唐西域記 商務印書館（四部叢刊）。
- （六）P. Thieme: The Indo-European Language 載於 Scientific American 一九五八年十月號。
- （七）吳汝鈞：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 「內明」八六期。
- （八）張秀民：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 人民出版社。